

疼痛的根系

高 鸿

书人书事

在渭北高原的深处,有一个叫庙岭的村庄,它的黄土褶皱里生长着一个用生命写作的作家。辛峰的笔端蘸着泾河的水,把四十年的光阴凝于笔尖,在《西漂十年》的都市迷宫与《十里庙岭》的乡土废墟之间,搭建起一座横跨城乡的精神桥梁。这位失聪者的耳朵里,听不见长安城的钟鼓,却能感受到黄土地里胚芽破土的震颤,洞悉矿井深处煤尘弥漫的幽暗。当城市化的推土机碾过麦田,当留守的炊烟越来越疏淡,这个从矿工家庭走出的文学苦行僧,正用带血的笔锋在城乡文明的断层带上,刻录着一部疼痛的乡村记忆。

故乡是文学永恒的话题。故乡不仅代表着地域的归属感,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和情感寄托。它如同一根脐带,源源不断地为作家提供着丰富的写作营养。辛峰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里,从小怀揣着对文学的挚爱 and 美好憧憬,与大多数陕西作家一样根植于深厚的黄土地,故乡是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辛峰的童年是幸运的,因为有深爱他的父母呵护着,特别是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令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同时,辛峰的童年是不幸的,因为他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从小就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坚韧和倔强,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挣脱黄土地的羁绊,不再重复父辈“吃阳间饭,干阴间活,三块石头夹着一块肉”的命运。少年辛峰不像大多数出生在农村的孩子那样麻木地接受自己的命运,毫无意识地荒废掉童年和少年时光,目睹父母被生活沉重的担子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窘状,他表现出有悖于同龄孩子的忧患和迷茫,默默承受着那个年纪不应有的压力,稚肩扛鼎,艰难前行。当16岁的少年在教室后排突然坠入无声的深渊时,轰鸣的采煤机仍在地底吞噬着大地的筋骨。这种突如其来的寂静,让他获得了比常人更敏锐的感知维度——他能感知母亲纳鞋底时针尖穿透千层布的声音,能听见父亲升井时矿灯撞击铁轨的叮当,更能听见城市化进程中那些被轰鸣掩盖的呜咽。在《十里庙岭》的“红尘心履”专辑里,作者用细腻的文字触摸故乡的沟壑,感知季节变幻的温度和大地的轮回,听春雨滴答,夏蝉鸣唱,秋虫呢喃,冬雪织梦。喧嚣的世界渐行渐远,老井边的轱辘停转了,墙角的蟋蟀噤声了,院子外核桃树上的麻雀也停止了歌唱,整个世界似乎都离他远去。这种可怕的寂静比任何呐喊都更具杀伤力,就像他笔下的那些文字,看着“那些生命中远去的背影”“任世间繁华,我静坐寂寞”,辛峰用失聪者特有的通感,将机械文明的噪音转化为农耕文明消逝时的阵痛。这种疼痛在《西漂十年》中转化为更为残酷的都市寓言。当主人公蜷缩在城中村潮湿的出租屋时,外面喧嚣的世界与他无关,一个人沉浸在自我构筑的文字中喜怒哀乐,难以自拔。年轻的辛峰穿梭于城中村的大街小巷,在城市的霓虹灯下体验不一样的烟火。

与辛峰相识,大概是2020年初秋,他的评论集《文字的风度》新书签售会在西安古西楼文化众创空间隆重举行,现场嘉宾读者共百余人参加。与会嘉宾各抒己见,对辛峰的文学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签售会办

得非常成功。此后,我便开始关注他的创作,辛峰笔耕不辍,常有作品见诸报端,在很短的时间内,推出这部三十余万字的散文集,令人十分欣慰。辛峰的文学根系深深扎在渭北高原的黄土之中,父亲井下作业时沾满煤灰的工作服,母亲在阳光下晾晒的麦子和玉米,兄弟姐妹天折时襁褓里的奶香味——这些带着血腥味的记忆碎片,在《十里庙岭》中发酵成醇厚的乡愁。他的文字不是文人式的田园牧歌,浅吟低唱,而是矿工儿子用指甲缝里的黑煤渣书写的生存实录。辛峰用显微镜般的观察,记录着故乡已经远去的炊烟。炊烟是故乡的气息,是游子的乡愁,是记忆深处故乡的影像。他善于在粗粝的生存图景中提炼诗意,语言富有张力,给人以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字里行间流淌着对亲人浓浓的爱意,催人泪下。当他在西安城中村的出租屋里书写老地窑,笔尖刺破的不仅是城乡的物理边界,还有阻隔在城乡之间的一道隐形高墙。那些被人渐渐遗忘的乡村物事在他的稿纸上重新生长,获得尊严,如黄土地中倔强生长的野蒿迎风招展,生生不息。辛峰用八年送报生涯的微薄积蓄支撑自己的文学梦想,他笔下的文字如淙淙流水,不紧不慢地流淌着,流过了山峦沟坎,流过了是是非非,最终流成了一个人的人生。

辛峰的文字重新定义了“底层写作”的精神维度。在《老地窑:我的出生地》的叙事褶皱里,沉默始终是最尖锐的存在:母亲选择性遗忘子女夭折的惨痛,父亲用粗粝的谩骂掩饰无力感,连作家本人都陷入“追忆与失忆”的精神分裂。这种集体性的记忆遮蔽,恰似老地窑墙壁上不断剥落的灰泥——每代人都试图用新的叙事覆盖旧的创伤,却始终无法抹平底层生存的裂缝。作家对宅基地轮回售卖的书写令人印象深刻。在《十里庙岭》这部散文集中,他捕捉到的不仅是生存的困境,更是文化基因的艰难嬗变。他的文字里没有廉价的励志,只有对生命本质的重新认识。他以失聪者的视角,在寂静世界中感受生命的脆弱与坚韧。辛峰在18岁之前没有离开过家乡,他深爱着脚下的那片土地,还有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这些情愫让他获得了足够的亲情温暖和乡土养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精神源泉。他的笔端除了对父母深情的回望,还有村邻、四叔、舅舅以及朋友的人生故事,他目睹他们的生存之艰,目睹父母在病痛的折磨中离他而去,那是生命中一种惨痛的凌迟,作为儿子,他感到非常无助、无奈和无力。他只有将这一切诉诸笔端,因此才有了《西漂十年》和《十里庙岭》这些著作。

在这个崇尚消费主义的时代,辛峰的写作犹如黄土地里的铧犁,带着锈迹斑斑的真实与粗粝。他笔下的庙岭村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整个农耕文明的微缩模型;他书写的城中村不仅是空间存在,更是文明嬗变的实验室。当我们在钢筋混凝土森林里迷失方向时,这个失聪作家的文字犹如地心传来的古老钟声,提醒着我们:真正的现代性不应该是对传统的彻底否定,而是在疼痛中寻找文明的脐带。在这个意义上,辛峰的写作本身就是一条衔接乡愁与乡情的精神纽带,带给他们诸多的回味和思考。

希望看到辛峰更多更好的文字,也希望他的文学之路越来越宽,越走越远。

序与跋

寒门有赤子,教育出栋梁。1980年,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梁治中,来到宝鸡市渭滨区谭家村小学任语文带课老师兼班主任。在师道守真、教书育人、授业解惑的道路上走了30多年,并出任小学校长。人们都叫他梁校长。

梁校长是一位生活简朴、热情善良、敦朴知变、思维敏捷、多才多艺的人。他志向高远,诗人气质浓郁,平常随和平易,言语朴实诚恳。如有集体讲话,他口吐莲花,妙语横生。

“儒有蓬户瓮牖而自立者”(柳宗元语),梁校长当属自然之真在善的智慧派送下,在立德树人之道上走向“无蔽状态”的寻觅者、“自立者”。他是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语文教学研究会先进工作者、全国千名中小学骨干校长等,还先后当选全国小学骨干校长工作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小学管理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艺术教育联谊会副秘书长等。他撰写了200多篇教学论文、调查报告、文艺作品等,有多篇论文和作品获国家、省、市级奖励。

庚子暮春的一天,阳光明媚,清风和畅,鸟语花香,梁校长突然来电告诉我,他要出《岁月印记》的文集,邀我为之写序,我欣然应诺。

我用了三天的时间看完了这部书稿,感受良多。这是一位农家子弟,一身“乡土”,怀揣自己儿时的从教理想,

走进现代化都市,站在三尺讲台上,手执教杆,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忠诚谱写的书;这是一个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用毕生心血探索启蒙教育规律,表达自己审美感情的书。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一个从社会最底层走来,不忘初心,乘时代之风,顺势而为;聚社会之力,开拓创新,一路辛劳的斑斑足迹。

全书分为三部分:“实践与探索”“耕耘与收获”“创新与发展”。“实践与探索”收录了他的一些论文。这些论文都来自他工作实践当中的经验总结、理

《岁月印记》序

常智奇

论思考、科学探索,富有针对性,充盈着一股感人的实践理性精神。在这里,作者更多强调经世致用的操作性。“耕耘与收获”收录了他的一些文学创作作品。这些作品是从生活土地长出的花草,是从心灵深处迸发出的火花,无矫饰、无虚摆、无卖弄,或叙事、或抒情、或言志、或设议,自然流畅,朴实率性,直面人生,言真向美。“创新与发展”收录了社会“他者”对他和他的学校、师生的一些评价。如囊萤、如映雪,借他山之石,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他在生活、工作环境当中的一些情况。三个部分,互有联系,相互依存。三种语境:哲学的,抒情

这边风景独好

——评介长篇小说《沙苑人家》

辛 敏

《沙苑人家》已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该小说描写了20世纪60年代初,陕西关中东部沙苑地区农妇刘东霞在生活困苦的压力和重男轻女思想的驱使下,将自己病重的年幼女儿春草丢弃在黄沙窝窝里。春草被执行任务回来的派出所民警宋大成捡回家并抚养长大。小说围绕刘东霞长达35年的丢亲、思亲、寻亲、见亲的故事,塑造了10多位个性鲜明、命运多舛的人物形象,演绎了农村家庭三代人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和非亲家庭成员之间的生活矛盾和情感纠葛。

小说浓缩了陕西农村的历史变迁过程,刻画了陕西农民面对困境艰苦奋斗、生生不息的精神,赞扬了人性之美和人性之善,揭示了人们只有选择大爱和包容,才能获得美满和幸福的生活真谛。

这部小说在整体构思上采用了暗暗两条主线,即以时间发展顺序的轴线为明线,按照这个明线展开故事的发展和人物命运的起伏变化,同时以丢弃春草、寻找春草为暗线,以公安民警宋大成对杨天祥、刘东霞一家的暗中帮助和宋大成的生命进程为暗线骨架,最后达成明暗主线重合的艺术效果。令人拍案称奇的是,当初在沙苑军训时与春花恋爱的梁斌因负伤残疾,与春花分手后,竟鬼使神差在治疗期间主动给春花丢失多年的妹妹春草的芳心,并结为伴侣。探亲看望春花时,春花却因回娘家坐满月与梁斌失之交臂,但也避免了尴尬伤情。善解人意的作者在春花读了梁斌的信后写道:“春花是含着泪水读完这厚厚的十几页信的,现在她终于明白梁斌为什么后来再没有和她联系,也明白了他是怎样和自己的妹妹春草

的,报道的。三个章节,营造了三种美学形制:“实践与探索”可以说是“神秀”,“耕耘与收获”可以说是“骨秀”,“创新与发展”可以说是“肉秀”。这些锦绣文章集中表现了一个富有艺术感受、文学情怀、理想诗心、科学态度、实干精神的山城小学校长献身于普通教育工作的精神风貌。

梁校长在生活中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带有更多的工作性质,大多数都是因工作需要而成,因事而起,合时而为,充满了生命在创造生活中,享受生活的浪漫主义内涵。他的作品是从生活激流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是从生命血管里流出的血,是从生存喷泉里喷出的水。它激越、鲜活、热情、清澈、明亮、纯真、质朴、刚健、畅达、通脱,散发着生命的热、生活的光、生存的艺术、自然的能、创造的智,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醇美的感情意味。

这是“为人生的艺术”开放在社会底层,散发着人间烟火味,接地气,具有“培根育本”精神指向的作品;这是在人性初心与民族魂魄建构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培育文学之花的园丁之作;这是来自生活现场,具有在场性、记事性、即时性、真情的自然流露;这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在生活写实的沃土中开放出绚丽多彩的文学之花。

总之,我欣赏这本书,欣赏它的教育理念、教学思想、治校方法、治学精神;欣赏它的情感性、经验性、真实性、创造性、典型性。我相信,有教育工作经历和体验的读者,一定会像我一样喜欢这本书。

走到了一起的,已经原谅了梁斌,心中一切的怨恨和伤痛都随着这封长信烟消云散了。她没有见到他,也不再遗憾了,他觉得有了这封信反而比见到他还好点,最起码没有有了误会,没有了冷场,也没有了尴尬。至于春花,她只能模糊想起春草小时候柔弱乖巧的样子,如今总算找到了,她心里当然高兴。她想,以后有机会一定会去新疆看她这个亲妹妹的,当然,也会见见他的,而让她不能原谅的还是二姨西霞,她怎么能从中间挡一对失散了二十多年母女的相聚?她怎么知道妈就不想认她的亲生女儿呢?“春花”的善良慈悲和通情达理也由此跃动在字里行间,令人感动。

为了准确、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深入剖析和挖掘人性,作者在这部长篇小说创作中,尝试了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在小说的叙述和描写中,穿插了大量的歌谣、书信、日记、诗歌、楹联等内容,以此展露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文化内涵。这些艺术表现形式给小说注入了新的活力和丰富的内涵,特别是梁斌的书信和宋大成的日记,更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思想灵感。

小说特别突出了陕西关中东部沙苑一带的地域风情和文化特色,采用白描的笔法多次描写了不同季节的沙苑、洛河、华山一带的自然环境与景观。作者还细致展示了陕西关中一带农村的饮食、建筑、婚娶、丧葬、年俗等文化,使小说刻上了深深的西北地域特色烙印。

总之,《沙苑人家》是一部家族悲欢离合、奋斗不息的秘史,是一部改革开放前后关中东部沧桑巨变的变迁史,是一部陕西关中东部沙苑一带地域风情的美丽画卷。

新时代山乡巨变的颂歌

——长篇小说《满山红遍》读后札记

李子白

雷蒙德·卡佛在《关于有事件和结局的小说》一文中说:“那些接近生活的小说,拥有能被认同的人物、动机、情节和戏剧性,也就是说有事件和结局的小说(二者密不中分)……”(引自译林出版社《需要时,就给我电话》)。可以说,这是对现实主义作品最合理的诠释。无疑,惊蛰落月的网络小说《满山红遍》契合卡佛所说的诸多文学要素。

发源于“七猫中文网”平台的《满山红遍》,全篇二十余万字。文本以大学毕业生陈平凡通过村干部考试,担任了陕北贫瘠的龙头村书记助理。他所面对的是村中青壮力外流,混好的在城里买了住房,接走父母子女;混差的成年不归,让乡村减失了生气。经过两年的努力工作与村民关系融洽的他赢得认可,担任了村支书。他一心扑在富民一方上,一改昔日肩挑车拉的传统销售方式,利用直播带货等现代方法设法地外销本村苹果,取得不菲业绩,使龙头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增加了原乡的吸引力。一度时间青壮力外流,几乎让龙头村变成空心村,重新焕发了活力。不少青壮力返回就业,一些在外经商风生水起的“能人”也重回故里生活。陈平凡来到龙头村的第三年,村里重新闹起了秧歌。村子在陈平凡一班人马的带领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知道,所谓的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山乡巨变,村里得有人、有青壮年接力才是关键。陈平凡没有满足眼前的成绩,带领村委一班人着眼于龙头村的长远高质量发展,在解决了富裕后出现的有人出轨、有人试图攫取集体利益和消除与邻村的矛盾,在物质致富的同时提升村民的精神认知等问题后,加快苹果产业的升级,建起了水果加工厂;研发果汁、果干、果醋等新品,吸引省市果商来洽谈合作;不断拓展产业链,提升产能;为扩大果源,请来专家对相邻大滩村的土地进行改良;开展了秦长城旅游,安置邻村年长者就业;筹资千万元,成立慈善基金组织……促使龙头村的发展再上新台阶,成为县上的龙头企业 and 经济引擎,并获“全国文明村”称号,他本人也获得了国家荣誉。龙头村成为乡村振兴中具有典型性的镜像。它既是老百姓鸡零狗碎的日常,也是上层建筑的高大上。

小说的文本构思缜密,叙事逻辑合理,沿循时间顺序,故事情节紧紧围绕主题,环环相扣,没有过度写作的节外生枝、衍生与拓展。

就人物而言,陈平凡这一人物形象塑造颇有新意。由于自己是家中独子,且父母双亡,他孑然一身,直接从校园考录了村干部,没有被社会浸染、官场熏陶,所以他清纯洁净,视村为家。一心扑在龙头村的新农村建设上,只要村中有事,没有上下班概念,具备

了一种先天的高洁。正因为他的大公无私,赢得了村长安世杰等村委的支持和县、镇领导器重、村民信任。同时,获得了同为大学毕业、回村就业的村财主管杜小欣的青睐,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并在来龙头村的第七个年头结婚生孩子,像龙头村一样迎来了全新生活。名义上他是迎娶杜小欣,事实上是“入赘”杜家,成为一名“嫁”给龙头村的儿子。面对既有抹黑假冒龙头村苹果的同行,又有因校园霸凌而想辍学的学生;既有杜小欣的表白,又有李纯的暗恋;既有程端的出轨,又有杜龙腾蚕食集体利益的私欲等诸多矛盾和问题,他总能沉着应对。这些戏剧性冲突情节从生发到裂变,直至最终化解,无不彰显了陈平凡这一人物形象的能力和丰满。当他获得全国荣誉后,县领导调他到县上工作,期望他有更好的发展时,他却决心留在龙头村继续他的事业。这与那些奉迎拍马、投机经营,视功利为唯一之輩形成鲜明对比。一位执意乡村振兴的新人形象跃然眼前。

与路遥笔下《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孙少安渴望走出大山,改变自身命运和家乡贫瘠不同,陈平凡的形象是一种踮踮原乡,渗进去的浸润,是新时代新征程中一位充满高光的新农村建设新人。其实,新农村建设工作的人多,写好亦难。如写不出新意,会落俗套。

列夫·托尔斯泰认为,优秀作品的标准之一,是作家对素材所表现的真诚。无疑,我们会强烈感受到惊蛰落月对自己笔下作品主人公陈平凡的赏识。无论是陈平凡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苹果的培植、果品加工的流程,乃至陕北风土人情担秧歌、转九曲、火塔搭的描写,和羊肉臊子、大烩菜、洋芋擦擦等特色美食的呈现……惊蛰落月是下了功夫的。可以肯定地说,《满山红遍》是一部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书写乡村振兴,反映山乡巨变主题,契合时代精神,礼赞新时代新征程新农村建设的主流佳作。

当然,文本极具网络文学的特征:故事性强,叙事节奏快,感染力明显;少有写景状物的停滯,和人物心理的描写与剖析。但也存在因日更仓促,不及沉淀,以致语言生涩,别字较多,故而尚需锤炼。

说实话,近年鉴于网络文学作品动辄数十万字或逾百万字之量,读的网络文学作品较少。但《满山红遍》我却一口气读完,方才察觉自己对网络文学的认知依然停留在早期的穿越、玄幻、仙侠之类的刻板印象,自省自己虽曾担任过协协网络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数年,若不“苟日新,日日新”,也会落伍停更。

是的,《万山红遍》的阅读让我对网络文学的变化发展有了新的认识。

素笔绘春景 深情染流年

——读刘小会散文集《春去春又来》有感

祁军平

的文章我有以下几点感受:

饱含真情,书写故乡风采。在刘小会老师的笔下,故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温情。《我热恋的小村》用质朴的语言描绘了她出生地的点点滴滴,从迷人的风光到热闹的生活,从赶集到上学,都承载着她对家乡的眷恋。《麟游血条面》是写舌尖上的麟游味蕾;《忙毕》将农村夏收后的悠闲日子描绘得活灵活现,让我感受到了乡村生活的烟火气。这些文章充满了浓浓的乡愁和对家乡的热爱。

细腻笔触,勾勒温暖亲情。《母亲的妊娠纹》《姑姑》《婆婆》《父亲》等亲情散文犹如一幅幅温情画卷缓缓地展开。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与母亲、姑姑等亲人之间的点点滴滴,让读者仿佛置身其中,感受到那份真挚的情感。《母亲的妊娠纹》展现了母亲在孕育生命过程中经历的痛苦与付出,以及她对子女无私的爱。作者将母亲在生育、养育孩子过程中的种种经历娓娓道来,语言质朴却饱含深情,通篇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直击人心。《春去春又来》通过回忆与母亲的两次分离,展现了母爱的坚韧与亲情的温暖,文字中既有童年的懵懂,也有成

长后的深刻感悟。这些散文是对亲情的礼赞,展现了亲情的伟大。

书写“时代楷模”,讴歌责任担当精神。第二辑人物通讯篇章结构严谨,条理清晰,事迹典型,生动感人。刘小会老师通过扎实采访,深入挖掘身边“时代楷模”的先进事迹,深情地讴歌了他们大无畏的精神和奉献精神。《一个老兵的难忘记忆》描绘了郑仰泰在战场上的英勇和转业后的坚守,体现了革命精神的传承。《云端小镇致富裕路》展现了姚红星带领村民发展中药材产业,实现脱贫致富的故事,是对乡村振兴的赞歌。《宝鸡有个“民企纪委”》则讲述了冯西见在路桥民企建立纪检委,积极参与社会帮教活动,体现了路桥人的责任与担当。这些报告文学通过讲述不同先进人物的故事,生动展现了主人公的奋斗精神与责任担当。

合上书本,窗外的春意正浓。刘小会用文字将时光定格,让我们看见四季轮回中,那些被岁月沉淀的深情,永远是最动人的风景。她的《春去春又来》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生活画卷,更是一曲献给故乡与时代的深情赞歌。